



櫻島是鹿兒島市的象徵，主要的觀光勝地，更重要的，它是一座活火山島。在島上的南嶽，隨時可以領略活火山的噴發場面。隔着八公里距離的鹿兒島海灣，櫻島與市區相望，有人說，是櫻島成就了鹿兒島的美麗。日本是島之國，活火山之國。

在鹿兒島中央車站下車，把行李寄存在車站，便乘巴士直奔目的地。乘渡輪是去櫻島的唯一交通方式，渡輪班次多，多得超出我們的預期，二十四小時運行，每班航程十五分鐘。

非假日的櫻島，觀光客很少很少，可載幾百人的渡輪，那天只有二十來人，乘客稀稀拉拉，大家隨便坐。船上有食堂和小賣店，允許隨處吃吃喝喝。買來天婦羅烏冬麵，算是我們的午餐，面對櫻島而坐，一邊吃一邊欣賞櫻島的美麗。一碗烏冬麵折合港幣三

秀美櫻島

小冰

十多元，價格親民，與香港相宜。可以隨處吃喝，這又超出我們的預期。在日本和中國的香港，人在公共場所一般不隨便吃食，不是禁止，只是不成文的規矩罷了，隨處吃食被看做不文明行為。

上島已是下午四點過，我們趕上了櫻島當天最後一班觀光巴士，司機沒有因最後一班車而催促我們加快步伐。在停靠每一個觀景台時，他用日語和生硬的英語告訴大家此站停留多久，什麼時間開車，又一再叮囑，哪裏最有看頭。櫻島的火山噴發頻率極高，是日本典型的、適合觀光的活火山之一，常年噴發，每年高達幾百次。

離開觀光車，Joy說：「島上有個特色足湯池，去看看嗎？」我們說好啊，到了日本都聽她的。大家加快步伐，路上靜悄悄的

，沒有其他遊客。島上處處可見櫻花樹，據說櫻花盛開時，這裏很熱鬧。

除了櫻花，櫻島還盛產「世界上最大的蘿蔔」，大到被列進健力士世界紀錄，和「世界上最小的蜜橘」，櫻島蜜橘是島上居民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我們沒有看到「最大的蘿蔔」，但是品嚐「最小的蜜橘」的情景難以忘懷。

走到一個轉彎處，發現路邊擺着一個籃子，裏面有十來袋「世界上最小的蜜橘」，旁邊有一個紙盒，紙盒上有手寫的日文，我叫Joy看看是什麼意思。她慢條斯理地朗讀：「櫻島特產小橘子，一百元一袋。」一百元，折合港幣才六七塊，太便宜了！顛簸了一天，本來有點累了，自助買賣的出現一下子讓我們來了勁頭。換出銀包，付款取貨，圍



◀櫻島是一座活火山，與鹿兒島市區相望

資料圖片

座板，供遊客坐享泡足。根據說明，湯水是流動的溫泉，引自地下一千公尺。這裏視野開闊，背靠秀麗的櫻島，隔着鹿兒島灣與對岸的市區相望。不負Joy所望，我們沒有枉來。

已到日落時，Joy說：「別等了，趕快享受足湯和美景吧！我準備了擦腳布。」沒料到她連這個都考慮了，真乖！初試水溫，稍燙，但很快就感到恰到好處。又過了一陣子，終於來了第二批泡湯者，是一對說粵語的男女，大家互相問候，知道雙方都來自香港。泡着泡着，聽那位女士對男士說：「這麼個舒適的足湯場，何必「無料」呢？」

着籃子，饒有興趣地吃起來。蜜橘清純，很有橘子味道，我們決定返回時再買兩袋。

終於找到了Joy心中的特色足湯池「櫻島岩岩海濱公園足湯」。那是一個規模不小的「無料」足湯池，「無料」，免費也；「有料」，收費也。湯池像一條長廊，也像一條微縮的人工渠，寬不過一米，之字形地拐幾個彎，源遠流長一百公尺，兩邊是木質的

賀蘭山下

陸春祥



西夏，也被稱作沙漠王國，因為騰格里、毛烏素，這些中國著名的沙漠都和寧夏有關。

從沙坡頭的索道纜車一下來，我就急切地尋找王維。七年前，我曾匆匆見過他，寫過一篇《大漠孤煙直》的小文，裏面有一段初見王維的文字：

寧夏中衛的沙坡頭，王維左手撫胸，右手捏着一管粗筆，抬頭眺望着騰格里沙漠，口吟「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熱鬧的遊客在嬉戲和嘯叫中紛紛和孤獨的詩人合影。

這次我來沙坡頭，王維依然挺立在風中，姿勢沒有變，只是風大了些，好多人裹着圍巾防沙防風在和他合影。印象中，王維挺高大的，眼觀遠方黃河，但這次突然感覺，王維的身影，小了許多，不可能是別的原因，只能是人越來越多，到處都是人，王詩人混在人群中，也顯得矮小了。

幾位攝影家都要拍沙漠，沙坡頭旅遊管理處的一位小伙子，帶我們坐上了衝鋒舟，不按旅遊線路，直接往沙漠深處尋找新的景致。

車停在一處沙灣，有山有凹，有陽光，沙漠的線條清晰，只是風極大，我裹緊了風衣的所有扣子和帽子，感覺細沙仍然直擊嘴唇。

我和袁敏、華表、姚偉榮，在一處花棒林中匯合。

這是近處唯一的小叢林，我細數花棒，約有二十多株，應該有三米左右高，它被稱為「沙漠姑娘」，根系發達，樹齡可達七十年以上，是少數能在沙漠中頑強生存的樹種。它不粗壯，皮膚極粗糙，甚至有好多都裂開，露出裏面紅紅的樹身，我想，這「沙漠姑娘」真如那些在田野裏苦幹的勞動婦女，勤勞肯幹，粗手大腳，每天承受着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困苦，但儘管風大，它也只是搖曳着軟軟的枝條，略略低低頭而已。

幾乎是一棵一棵地細看着這些「沙漠姑娘」。突然，看見數根枯枝，我立即有了新想法，轉身招呼華表、姚偉榮，將這些枯枝撿起來，我們種一棵樹吧，雖然是枯枝，卻也硬得很，至少也是一道風景！大家七手八腳，一根一根撿拾，將枯枝扎進叢林邊的沙漠中，讓枯枝們互相依靠，互相交叉，形成拱狀又形，這就有了抗擊風沙的能力，雖然這棵枯樹有些搖擺，但依然有存在的生機。

管理處的小伙笑着對我們說：老師，你們如果早兩個月來沙坡頭，這花棒會開出很好看的花呢。

我們恍然：哦，沙漠姑娘呀，應該有花！

回程途中，我發現了一棵被圍欄圍起來的大花棒，上面有牌寫着：七月花開，燦若雲霞。

小伙看着我被風沙折磨的樣子，告訴我：今天的風還是少見，這沙坡頭，和四十年前比起來，每年的風沙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二，如花棒類的植物，也已由昔日的二十多種發展到近五百種，植被覆蓋率由過去的不足百分之一上升到近百分之五十。嗯，我知道，沙坡頭的治沙經驗，已經在中國許多沙漠地區推廣了。

沙坡頭山腳的童家園子裏，幾十棵三百多年的棗樹，依然生機勃勃，樹上掛着好多長棗，一陣風颳過，喇啦啦掉下許多，遊客們紛紛驚叫，跑過去撿起來擦一下就往嘴裏送，甜，太甜了。是的，九月的寧夏，瓜果的香味直沁人心脾，隨便切開一個西瓜，甜得都不會讓人失望。

說起沙，不可不提沙湖。

我們坐船行進在沙湖的蘆葦盪中，湖水清澈澄亮，蘆葦密集成列，這蘆葦和江南的蘆葦相比，顯得細了些，也許，它們扎根的沙漠，沒有江南黑泥的肥沃，但它們依然在風中自在搖曳，遠處有水鳥驚起，遊客也隨即驚叫，然而，擲船的沙湖人卻憨笑：這沙湖，鳥多得很，那邊湖東濕地，還有一個鳥島，島上有鳥一百多萬隻呢！

沙、湖、山、蘆葦、鳥，組成了沙湖的主要景觀。這裏是銀川平原西大灘的一片碟形窪地，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寧夏農墾人，艱苦拓荒，用汗水築成了國營農場，魚躍年豐。而眼前的沙湖，已成人聲鼎沸的旅遊熱點，人們觀鳥，玩沙雕，乘熱氣球，騎駱駝行走，坐沙漠衝鋒車衝浪，不亦樂乎。

熱烈的陽光下，沙湖的沙，是如此的平靜，如此的馴服，是因為有水有蘆葦有鳥陪伴着嗎？

（未完待續）



天順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正月十七，明英宗朱祁鎮三十八歲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或許七年囚徒生涯讓朱祁鎮對生命有了更多的悲憫之心，他在遺詔中，廢除了野蠻的宮妃殉葬制度（明英宗以前，凡是被皇帝臨幸過而未生育子女的嬪妃，都要在皇帝死後為皇帝殉葬），讓明朝的「政治文明」前進了一大步，被後人譽為「盛德之事」；對於建文帝的後代，他也「寬大處理」，下令釋放了當時還活着的建文帝次子朱文圭（建庶人），為其修建房屋，娶妻生子。朱文圭被抓時只有兩歲，被囚禁五十餘年，重獲自由後，連牛馬都不認識。明史研究者認為，這些「新政」，「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英宗復辟後多疑多暴的負面形象」。

明英宗朱祁鎮還有一項「政績」值得一提，就是他在第一次登位後開始了重修紫禁城計劃，將他曾祖父朱棣時代被燒毀的紫禁城中軸線建築重新佇立在宮殿的中央。《明英宗實錄》載：正統五年三月戊申，「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是日興工」。正統六年九月甲午朔，「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這是三宮兩殿的第一次重建，讓我們記住這些營建參與者的名字：阮安、吳中、劉祥……

除了開國皇帝，每一位皇帝都是在前任一位皇帝的喪禮中即位的。朱見深也不例外，當他在大行皇帝的梓宮前主持完喪儀，在大行皇帝靈柩運往山陵前，正式舉行了登基大典，成為大明王朝的第八位皇帝，是為憲宗，年號：成化。

只是他的登基儀式，比起他的父親朱祁鎮（第一次）登基時多了一道亮麗隆重的布景，那就是重修落成不久的奉天殿。這樣浩大威嚴的場面，他之前的皇帝——朱棣（在南京登基，北京紫禁城建成後第二年三大殿被燒）、朱高熾、朱瞻基、朱祁鎮都沒有經歷過，只有他父親朱祁鎮復辟成功、成為天順皇帝的第二次登基，是在嶄新的奉天殿舉行的。朱祁鎮給他的兒子朱見深留下的政治遺產，除了他的「仁政」，鏟除的朝廷裏的奸佞，就是把「金鑿殿」還給了紫禁城，讓大明的皇帝，重新擁有了帝王的體



▲朱見深登基時奉天殿已重修落成

資料圖片

面。

朱見深兩歲就被立為太子，但他爹在「土木之變」中被俘，他叔朱祁鈺取而代之，登上帝位後，廢掉了朱見深的太子地位，立親兒子朱見濟為太子。直到朱祁鎮在「奪門之變」中奪回政權、重登大位，朱見深才被復立為太子，這樣的過山車似的命運轉彎，在明朝太子中，僅此一例。

可以說，在登基以前，朱見深一直生活在壓抑、不確定的氣氛中。所幸，他的長大成人，有一個宮女呵護陪伴，不離不棄。自朱見深兩歲被冊立為太子時起，服侍他的，就是十九歲的萬貞兒。朱祁鎮被俘時，朱見深只有四歲，是萬貞兒與他相依為命，讓朱見深對她產生了深深的依戀。安意如在《再見故宮》裏寫：「朱見深遷出東宮，幽居別處，四周都是代宗的耳目，死亡的威脅時時刻刻如影隨形。這樣絕望的境地裏，多少人對朱見深冷眼相待橫加欺凌，避之唯恐不及，只有萬貞兒不離不棄地守着他。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景泰年間的那些患難歲月，不知多少次，在朱見深需要被保護的時候，在脆弱無助的時候，她總是及時出現在他面前，替他化解災厄。給他鼓勁，給他呵護。有時候她帶來的，是一件衣物，有時是一塊甜糕，而有時，只是一個擁抱，抬手抹去他的淚水。」

朱見深的生母周太后對此大為不解，質問自己的兒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朱見深的回答是：「彼撫摩，吾安之，不在貌也。」萬氏是

一個能讓朱見深有安全感的人，每當朱見深陷入孤獨和恐怕，來自萬氏的撫摸，就會讓他陷入平靜。宮深如海，對於一個命運飄搖無定的皇子，這安全感有多麼重要。

朱見深登基這一年，產房傳喜訊，比朱見深大十七歲的萬貞兒竟然為他生了一個大胖兒子，朱見深立刻「提拔」她為貴妃。但他們都沒想到，他的長子連名字還沒來得及起，就病夭了。自此，故事開始了反轉——萬貴妃開始了瘋狂的自我補償：對於後宮懷孕女子，一律投之以墮胎藥，由一個「愛的使者」，變成一個瘋狂的殺人犯，而且是連環殺手。

但百密自有一疏，朱祐樞就是一個漏網之魚。朱祐樞曾經作為一個精子，被父親朱見深送進一名紀姓宮女的子宮。她本是一個普通的宮女，被朱見深偶然寵幸，無意中竟播下龍種。消息自然會傳入萬貴妃的耳朵，她立即行動，派一個宮女去下藥，但這宮女一念之仁，救了朱祐樞的命。她憐恤那腹中的一條命，將墮胎藥減去一半，回來又向萬貴妃提供假情報，說紀氏肚子裏長了瘤子，並非懷孕。



◀明憲宗與萬貴妃的故事常被用作影視作品的題材
資料圖片

養牛採疫苗擊退天花

過來人

上天天花病毒，更毋須在出生後接種預防天花疫苗。究竟天花是什麼東西？其實，天花是一種由天花病毒引起之人類傳染病，患者一般在染病後的十二天內，出現包括發燒、肌肉疼痛、頭痛等近似普通感冒的症狀。幾天後，其口咽部分的黏膜會長出紅點，身體多處地方亦會長出皮疹（以臉部居多）。天花病毒共有兩類：主天花病毒及次天花病毒。根據患者的病情發展，由前者引發之天花又被劃分為四種形式：典型、惡性、出血型、緩和型。其中，多數未曾接種疫苗者均會出現典型天花的症狀。次天花病毒引起之病變程度比上述四種的都要

溫和，但卻非常罕見。

天花主要透過空氣傳播。患者的呼吸道與皮膚疱疹分泌物均載有病毒，故避免與其近距離接觸可減低患病的風險。天花病毒不會造成慢性或復發性感染，但會導致各類併發症或後遺症（如失明）。不同類型的天花所引發的病死率有參差；最為典型的典型天花約奪取了三成病患者的性命。

香港在爆發天花疫情期間，醫護人員發現在牛隻身上採集疫苗對防治天花非常有效，於是在香港病理檢驗所飼養牛隻及採集疫苗，稱為牛痘，今天的醫學博物館內，仍有採集牛痘的展示。

至於人們記憶猶新的二〇〇三年沙士疫情，醫學博物館也有詳盡介紹，目的是提醒香港人和遊客，要時刻緊記疫症爆發的慘痛教訓。



▲醫學博物館內展示當年如何採集天花疫苗
作者供圖